靖獻編 利

論辛壬義理文字代族祖退漁公作將上而不果

臣之所謂學者非謂 經筵勸講日三晋接也亦非謂趲趂程課涉獵記誦也只願 殿下味聖賢之言以礼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而已臣嘗聞之人主之學必以明理爲先而正心誠意爲本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道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殿下亦嘗有意於誠明之道反之身而求其實否乎夫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者明理者之事也今 殿下則不然不能随事以觀

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不能應理而應事故天下
之事多所未明擧措之間動輙疑惑聽納之際未免
蔽欺徒騖扵利害私邪之塗而特昧夫義理根本之
地則 殿下明理之學未可謂至矣發號施令群聽
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
爲天下法者正心者之事也今 殿下則不然絲綸
之發或失扵忿懥賞罰之加或偏扵愛惡殊不見有
鑑空衡平物各付物之意則 殿下正心之學未可
謂至矣至扵誠意之學則臣之惓惓憂歎不能自已
者尤在扵此深宮燕閒之中幽獨得肆之地人不及

知己所獨知者則臣固不敢臆逆為說而以其發於
辭令見於行事者觀之則或不免內外異觀本末殊
塗一似未曾用力於此者臣嘗聞唐臣陸贄之告其
君曰人之所助在乎信〻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
然後可以俾衆不惑存信於己然後可以教人不欺
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〻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
有事矣匹夫而不誠尚且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
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
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皆以

蚩〻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懇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如形從表〻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夫懐鄙詐而求顔色之不形顔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則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紿而不

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旨哉
言乎此豈獨唐宗之所當戒者哉嗚呼以 殿下天
縱之神聖固嘗高視百王恥爲漢唐中主而顧其所
以自治者乃反同歸於季世衰亂之時何也臣嘗愾
我寤歎中夜以思而得其說矣人固有天質甚美物
無所累而晼晩矣學無嚴師彊輔之益而一爲姦人
之所誘引則卒至於流蕩而不知返者帝王之道雖
非匹庶可擬而論其學問之術則宜亦無甚異同矣
臣愚死罪妄竊以爲我 殿下雖有生知之姿高世
之行久勞於外未嘗有典學之工及其入承儲貳之

後不幸而値 國事艱棘之時外則梟獍之徒以凶
逆之計危逼 聖躬內則奸邪之臣以嫌疑之說蠱
壞 聖心所以斲傷其精神氣力而梏亡其良知良
能者千方百計無所不至扵是乎 殿下天然固有
之明德如月之蝕如鏡之翳反復沉晦而不章節
次淪入扵內化斂弄之術中而不自覺知終至扵是
非顚倒陰陽錯互扵義之不當嫌者而不自知其不
當嫌事之不可成者而不自知其不可成擧措之乖
宜者有之刑賞之失中者有之苟且彌縫瘡疣百出
此豈 殿下本心之全德然哉特由扵學問之力未

至奸人之言先入理有所未窮知有所未盡耳然其
心體之明本無虧缺夜氣清明之時亦必有呈露昭
著之處 殿下何不曰其已發而反躬循省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乎 殿下若曰聖學元無未盡聖政
元無所闕奸人元無欺謾之事則臣固末如之何矣
如其不然則其可不思改畫而直爲此伈伈黙黙以
待亂臣之至而已乎夫人之憚於改作恥於悔過者
中人以下之才也非所以語聖人也以 殿下之神
聖英武一轉移之間可使 聖德昧而復光 宗社
危而復安人皆仰之萬世永賴 殿下亦何憚而不

爲此乎此非隱奥而難見微眇而難知者臣請歷擧而悉陳之嗚呼 殿下之正位儲貳至光明也諸臣之擁佑 殿下至正大也惟其事有不幸而不得盡如其常故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是眞朱子所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者也夫何嫌何疑而奸人乃有以嫌疑之說恐動 殿下殿下不察而入其說遂以至光明至正大之事有若眞有可嫌可疑者然掩護周遮惟恐人之有說前後擧措有不勝其苟艱者此臣所謂學力未至奸言先入理有未窮知有未盡者也嗚呼向日國勢之危急 殿下之所知亦

擧國臣民之所共知也 先王無斯螽之慶而介弟之親只有 殿下一人則神人所屬舍 殿下其誰而一種怨國之徒蛇蟠蚓結必欲使三百年 宗社不歸於 肅廟之子孫其所以危動 殿下者非一二計覩其發於名號已定後者則其前後又又可知矣當是時也 殿下之身即 宗社之身非 殿下之所得私也亦非諸臣之所敢私也 殿下其可不思自安之策諸臣其可不盡保護之方耶當時之計惟有早定位號歸依 太子可以繫人心而折姦萌則 殿下雖入告出諭自升儲貳之位非 殿下之

可嫌也諸臣雖奔走吁呼以脫 殿下之危非諸臣
之所病也此其事理明白易知夫豈有一毫可疑者
哉苟使 殿下膠守經常之義不念 宗社之重
灼見其將屬於他人之手而恬然不動則是乃春秋
之罪人耳何足以爲帝王之孝哉春秋襄公二十九
年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
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曰其來
聘而貶之示法焉壽夢賢季札而諸樊舍子立弟約
以次傳則季子宜受命以安宗社成父兄之志矣乃
循匹夫之介節辭位而逃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

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人之道則過矣此仲尼所以曰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嗚呼季札賢者也辭國大節也徒以不循中庸之道不知通變之義故聖人貶之絶之不少假借不與其爲吳國之公子以爲身爲貴戚而恝視社稷之安危非至誠惻怛同休共戚之義也況 殿下所處之時又豈可與季札同之哉內有儉烈外有鏡夢 殿下之身無一日不在羿彀之中而以迓亂之發於戊申庚戌者觀之則儉兇之徒朶頤傍伺者又不知其幾人矣向若天不助順一有蹉跌則太伯

之不祀將不待越冠之入 殿下其何以自解於聖
人筆削之嚴乎由此觀之 殿下之正位儲貳諸臣
之擁佑 殿下合乎時措之宜中乎處變之權考諸
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臣不知可嫌者何義可疑者
何事而廷臣之以嫌疑之說啓 殿下者可謂爲
宗社爲 殿下乎程子曰凡人避嫌皆由於內不足
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向日之事其光明正大如
此則 殿下有何自歉於心遽入於邪說而不能出
乎惟此嫌疑二字實爲 殿下受誣之張本其斥

殿下以冒嫌者誣　殿下之凶言也道導　殿下以避
嫌者誤　殿下之奸詐也　殿下試思之其所以冒
嫌者其言固絶悖無倫矣其導以避嫌者其心果出
於忠愛　殿下乎　殿下若於登極之初誕降明教
曰向時國勢之危急爾等之所知也予以　肅廟遺
體　先王介弟不忍坐視　宗國之淪喪上承東
朝之命下循群下之情入升儲位以絶奸人之覬覦
爾等其以予爲有慙德否乎於是簡其素嘗無禮於
殿下得罪於　宗社者明正典刑而赦其脅從附麗
之徒使之咸與維新則雖悍如卓温奸如操懿者其

有不怗然覺息翕然大定者乎惜乎 殿下許不出
此徒欲以爵祿豢養之恩馴伏其凶心彼固已悍然
不復如君父之可畏而又見 殿下之深諱建儲時
事真若有所嫌畏而不敢發則益復肆然增氣而無
所忌憚矣昔宋之寧宗以子而代父位以藩王而受
內禪誠若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而事變之初
處置得宜上無掩諱之迹下無嫌疑之說故雖鄰敵
外伺奸宄內訌而晏然無釁隙之可乘今 殿下以
次嫡而升儲貳其事順理得名正言順比之寧宗可
謂天壤不侔而變亂之興誣逼之及至于今未已者

何也董生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其言豈不信哉乙巳初政群奸乍退舊臣稍進所當明言正論直指原頭使聖心曉然無疑於形迹之間然後正凶逆之罪伸誣獄之冤事之先後本末秩然有序可以服人心而垂後世而當日諸臣識慮不周不能念及於此徒知壬寅獄事之爲　殿下之誣以爲此獄旣伸則　聖誣

不期雪而自雪汲汲反蒙復官贈職恤典之間又於其中分別大臣小臣誣服亂招之流而　殿下受誣之本依然故在於黯黮疑似之中輕重倒置事體破碎固已不免於有識之隱憂兇黨之竊笑矣曾未幾何　朝著復變獄案復反　聖心之嫌疑益不可解而兇言之誣悖益無紀極程子所謂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者真乙巳諸臣之斷案也　殿下初誤於奸人之邪說再誤於旧臣之失計遂以建儲之義爲可恥可諱之事於是屢引謹守吾舍之語頻降孤竹清風之

教嗚呼 殿下此言豈不益增中外之感哉夫英宗
之策立也仁宗頗有後宮之就館者則英宗所謂謹
守吾舍者固其宜矣乃若我 殿下則曰先王之望
斷甲觀而大王大妃策立也 先王即位之元年一
國臣庶無不知之若 皇嗣有可生之日藩邸有可
歸之路則何爲而 君臣上下焦遑憂迫如不容一
刻少緩者哉此其時勢事理之判然不同者而 殿
下之屢引而不知止何也至於孤竹淸風之教臣之
憂歎尤不能自已嗚呼 殿下當日之義烏可以夷
齊自比乎夷齊讓國而逃國人立其中子夫夷齊所

以成讓國之義者以中子在耳若無中子而二子讓
國不立終使宗國覆亡則孔孟豈許之以仁聖也哉
當辛丑之時 三宗血脈惟有 殿下一人 殿下
苟浮慕讓國之名罔念繼序之重使三百年 宗社
終歸於所不知何人則天下後世其將以 殿下爲
何如人耶設令 殿下真有夷齊之心此乃 殿下
過高失中之事非所以師於一國者況旣已違節不
守大中至正無愧春秋之義不負 祖先之托而乃
欲自附於逸民之淸節君子一言以爲智真所謂駟
不及舌也又況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知夷齊之不

可慕重器之不可辭而姑以是解說於人有若匹夫
匹婦自明其心跡者然其害 聖德而虧 國體尤
如何哉惟其如是故 主威日奪 聖誣日深臣下
之凌慢日甚無中生有節外添枝以至於匡誼翼輝
之徒出而無復餘地矣 威顏咫尺之地尚敢以不
道之言加之私室聚首之際其將何所不至臣又聞
有以粹然無瑕之說劫持 殿下者噫嘻亦太甚矣
當 國家危急之際引人自輔得免於奸兇危逼之
禍使三百年 神器不歸於他人之手者何得爲有
瑕不粹而必欲其拘守常節越視秦瘠坐使妖孼肆

行身不自保而國亦隨亡耶此其爲奸宄詐則得矣其如　宗廟社稷何古語曰盜憎其主民惡其上此之謂也况且此輩非不知當日事勢之不得不出扵權道而倡爲此說以爲苟如此則便不粹然此豈真欲奉　殿下扵粹然無瑕之地者哉此其心術之巧惡危有甚扵公肆詬罵者也臣恐長此不已　殿下之誣終無可雪之日而君臣之倫幾乎滅矣雖然豈獨此輩之罪也　殿下苟能脫去嫌疑之累先處心扵高平廣大之域則彼雖有奸邪鬼蜮之計必不敢售扵　天日之下矣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 殿下無孤竹清風之教則彼惡敢有粹然無瑕之說耶嗚呼以 殿下達權善處光明正大之事業一陷於奸人之術中其流毒之極乃至於此將使後之觀者反不能無惑志於當日之事爲殿下臣子者雖欲剖心決腹自暴於千載之下何可得也宋臣蘇軾有言曰昔人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臭味亂于外百毒戰于內勞其主膳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則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今 殿下之未嘗有嫌而一爲奸人所誤遂若真有可嫌者與此人之飲蠱

藥而成真蠱何以異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乞聖照臣常疑人雖至愚於其利害之切己者則無不知之若使之赴水則必知其沒溺使之蹈火則必知其焚灼豈以我　殿下之聖明不知定策之非可諱之事避嫌之爲受誣之本哉惟其有所蔽則雖離婁之明猶不能無遺照或者殿下之心有所蔽而然耶天下之事無論公私義利一失其正則皆能爲心之病　聖心之蔽專在於惡朋黨太甚而求蕩平太極耳惡之太甚故雖非出於黨論者皆疑其爲黨求之太極故雖知咈於事理而有不暇顧是以前後建言之臣雖不能從頭劈破痛

陳無隱而若其苦心血誠亶出於辨 君父之誣杜禍亂之漸 殿下一槩歸之於黨習曾不平心舒究少有開納之意甚或患其有梗於蕩平之治加之以過中非常之擧嗚呼爲人臣子而欲雪 君父之誣者顧何與於黨論而 君誣未雪禍源不塞則國必亡矣蕩平之治將於何地耶 宋英宗時其臣歐陽修上書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外惑而自用也夫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擧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〻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

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順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好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明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其言痛切明白真可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伏乞 聖照朋黨之禍人家國臣亦嘗惡之矣 殿下之必欲去之者豈非王者馭世之急務也哉然徒知惡之而不知所以惡之之實徒去之而不知所以去之之方則則其惡之去之者適所以增之益之而國事愈不可爲矣冨弼曰人

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溥會殿
下旣有惡朋黨之心故奸人便得以窺之旣以嫌疑
之說牵制聖心使不得轉動於用舍刑賞之除而
復以蕩平之說餂之殿下又不察而入其說遂以
以爲朋黨眞可去蕩平眞可致硬同拗引捏合補湊
前後擧措有不勝其驚愕者此又臣所謂學力未至
奸言先入理有未窮知有未盡者也夫朋黨者非特
甲乙傾軋之謂也有是非之黨有邪正之黨有忠逆
之黨甲乙傾軋者則如齊楚之得失調劑之可也補
合之可也是非則如黑白之不相入邪正則如陰陽

之不可混已無調劑補合之策而至於忠逆則人之
與獸也中國之與夷狄也麟鳳之與梟獍也若使之
同條共貫比肩側足則天理滅矣人紀絶矣是以朋
黨之可惡者在於甲乙傾軋而已若惡之〻過及於
是非邪正則已非好惡之得其宜者而其或又過而
幷與忠逆而惡之則人不得爲人國不得爲國矣豈
可不識等差混補朋黨而一例惡之哉臣常以爲朋
黨之難去者正在甲乙至於是非邪正則便無難處
而忠逆則尤易之易者也何也甲乙之爭如唐之牛
李宋之蜀朔彼此皆人才也彼此皆士流也兩存則

朝著有不靖之憂兩棄則國家有廢材之歎此其所
以難也是非則舍其非而用其是邪正則黜其邪而
升其正只精其在我之權度而已舜之舉元凱誅四
凶天下泯然一色無敢有淫朋比德者亦復何難之
有雖然我之權度一失則或有以是爲非以邪爲正
者矣至於忠逆之辨則兩下分界截然有限非如勲
者之混芳臭眩者之易東西戴天覆地之人無不知
張許之爲忠安史之爲逆矣復何去就難易之可論
哉臣未知 殿下之所惡而欲去之者甲乙之黨歟
是非邪正之黨歟忠逆之黨歟 殿下之臣導 殿

下以蕩平之治者爲調劑甲乙之黨歟調劑是非邪正之黨歟調劑忠逆之黨歟南西之始分甲乙之爭故文成公李珥至誠和劑終不能得而人莫敢非之老少之始分是非之辨故文純公朴世采力主調停之論而識者憂其爲世道之害况今魚爛河決忠逆大判之後乃欲以利祿危刑誘脅而强同之則其果不悖於天理不咈於人情無偏黨反側之私而得歸于正直平蕩之極耶前日調停之說曰此固是也彼亦未必爲非此其爲說鶻圇呑棗所以不能服人心而靖世道也今日蕩平之說則曰此固逆也彼亦未

必非逆此則驅一世而盡歸扵逆不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倫嗚呼如此之時其世道人心果當如何也況其所謂彼此皆逆者又非異項別事也誣之者逆而被誣者亦逆也殺之者逆而被殺者亦逆也謀危

聖躬者逆而保護 聖躬者亦逆也似此義理自有

天地以来所未嘗有者而 殿下亦以為不如此則不可以為蕩平遂下三黨皆逆之教以實其言順從者寵之以高官厚祿矯拂者壓之以峻法嚴刑扵是貪者懷利怯者畏罪如市人之應募役夫之被驅充滿 朝廷者皆貌同心異之人而以言獲罪者前後

亦不知其幾人則 殿下以為不可但如此而止過
中之擧非常之教逐節層加愈往愈激閭閻矣停樂
矣却膳矣避 殿矣此猶不足而告于 太廟矣哭
于 真殿矣威尊屑越聽聞震駭 聖躬不勝其労
王言不勝其煩而徒見 朝廷之禮貌全隳士夫之
心術愈壞究竟所就只是幻出虛僞世界粧成乱逆
窠窟 國家之憂靡有涯涘而已惜乎以 殿下上
聖之資一有所蔽則事不循理乃為此前代乱亡之
君所不肯為者前日 聖教所謂似此擧措往牒所
無後世必以予為笑知而為此是乃苦心者真可謂

說得金人下淚矣獨恠夫 殿下曾不以如此苦心移之於扶正抑邪勸忠懲逆之政也誠心行此二十年之久則必不使世道人心至此之極而偏黨色目之分蓋已泯然無跡必不如今日之一分為二〻分為四而終至於莫不收拾之地也臣不敢知 殿下之竭智殫力必為彼而不為此抑何意也昔宋理宗承韓侂胄史彌遠擅權之後患著潰裂惑於史嵩之〻說說欲行調劑之術諫臣牟子才上䟽曰區別是非者天下之公言包容賢否者當今之邪說自昔言者每當国論危疑之秋欲混邪正為一說昭然歸於天下曰皇極曰大中而不知經之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至極之地以為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遂以大中含洪姑息善惡不

分之目如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慶元之建極皆是也然嘗論之君子小人不可並用君子小人之説不明而是非顛倒賢否貿乱其餘毒遺烈往〻足以斵喪元氣殘害国家蠹壞善類而不自知也元祐更化以来奸邪失職居外日夜伺便規求復入呂大防華乃欲合両黨而用之其意將以消平旧怨也而蘇轍則謂邪正不可兼用兼用必至交争此元祐調停之説也此説一行終不能遏小人之進激而為紹聖反覆之禍則此説實為之非斵喪元氣之斧斤乎元符末年瓘浩雖来章蔡未去邪心雜揉朋黨交攻元祐之黨疾視熙豊之人紹聖之人忿怒元祐之黨曾布一朝以大中至正之道改元建中靖国其意蓋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之也而曾肇則謂當先分別君子小人然後可以行大中至正此元符建中之説也此説一行終不足以止小人之来激而為宣靖危乱之禍則此説實為之非残害国家之鴆毒乎慶元中侂胄專權擯逐善類至標道學之目以為攻詆之資羽翼既張忠諫受禍權臣稍厭前事或者附會又立為建極之説以示廣大含弘之公一時君子雖幸學禁之稍寬而見遠識微之士則深憂邪正之相揉此

慶元建極之說也此說一行縱不能止小人之言激而爲開禧用兵之禍則此說寧爲之非蠹壞善類之蟊賊乎故皇極大中之說其始則包君子小人而爲一其極則君子受其禍小人受其福其始則納天下國家於無事其極則天下受其危國家受其菑今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勢孤又借皇極大中之說爲邪黨游說之地則君子盡去而陛下之國空矣國空無人則陛下孤立于其上矣陛下其亦省察于此乎嗚呼奸人之誤國何其前後一轍也忠臣之深憂遠慮又何其異世同符也向使理宗有感於才子之言而致嚴於邪正之分則賈似道丁大全之徒必不敢專國制命而德祐景炎之禍必不如是之烈矣今之時視宋尤有間矣宋則是非邪正而已今則忠逆也忠逆之不可混豈但是非邪正之比哉臣恐戎狄禽獸之禍非朝則夕也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伏乞聖照

殿下之臣方且鋪張盛美以明得意至謂寅協可期太平有象以面謾聖聰塗民耳目而又恐正議之或聞聖心之或悟

倡爲國是之說嚴立隄防導 殿下以設刀鋸以待
言者於是南有容閔昌洙之徒以眩亂國是不滿大
訓相繼投竄於窮邊絕海之間矣夫國是之說本非
聖世所有不過出於孫叔敖之告楚莊王而始盛於
章蔡紹聖之時極熾於秦檜和義之日皆所以箝制
天下士大夫之口使不敢以得失聞於人主之前而
後始得行其所欲耳嗚呼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
聖王以天下人之心爲心故朝廷之是非爲公是非
若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則此乃
孫叔敖之所不取楚莊王之所不用也何足以爲一

國之公是非乎宋儒高閌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之人之議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黙取容不可得也言官得以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擅權為姦不可得也以此觀之執政之不敢為姦言官之不敢容黙其權在於天下之人而天下之可言者又不但任言責者而已豈可以事出朝廷者硬定為是使天下之人不敢開口論得失哉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常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是以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今若傲然自聖禁切言者聰明日蔽於上公議日咈於下則奸人之欺侮國事之潰敗人主何從而知之唐太宗問於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堯舜之世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静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偏信趙高而及天下潰反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任朱异而侯景擧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剽城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嗚呼此誠至言也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

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听力足以顚倒天下之是
非者當今之時亦安知無其人哉下無言則上無聞
矣自古端人正士誰不欲盡忠於人主之主亦豈不
欲聞盡忠之言則患執政大臣雖間於中使明主之
而心遂移忠臣之雅懷 不盡此可
爲痛哭流涕者也伏乞 聖照 夫 大訓誡爲一
代不刊之典而堯舜之時尚置誹謗之木設有一二
愚妄之人議其得失者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
置之而已顧何損於天地之大而今乃過聽羣臣之
訐設爲禁防若有一言議到者則便將加之以極律
使不得容喙於其間何其示人不廣也如此而其可
謂公是非乎如此而其可謂定國是乎天下不心服
而王者未之有也 殿下何不三思而愼行之也嗚

吁公議即天道也根於人心萬世猶一日雖甚無道
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記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而
不能使不存於人心故以章蔡之間而不能遏士大
夫之口秦檜之虐而不能弭君子之論其不可以威
權勢力驅迫而從之也決矣尋常得失之際尚不可
獨任私智以拂公議而況忠逆之辨是何等大事而
不循公議不聽輿誦勒定刑書以塞天下人之口哉
亂逆天下之大惡也非如薄物細故不可以加之於
人人亦非人之所可受者古語曰明其爲賊賊乃可
服臣不敢知辛壬諸臣之所以死者何事鏡虎諸賊

之所以死者何罪戊申凶醜之所藉口者何說也以
此三者合而爲一混稱之曰三黨皆逆則其果合於
天理順於人情足以爲萬世不易之義一國公共之
論乎 殿下苟能不以先入之言爲主不以一己之
見爲是不以苟且彌縫爲事公聽並觀必求諸道則
如此反常悖理之說必不敢陳於 聖明之前矣嗚
呼以 殿下聰明睿智豈不洞燭於此輩之情狀而
特以 聖心有所蔽故輾轉至此耳臣請得以解之
殿下之前後罪狀辛壬諸臣者不過曰臣擇君也曰
不爲 三宗血脈也曰探知恐動也曰希功望賞也

曰締結非類也夫臣擇君云者列國雲擾天命未定
之時賢知之士棄昏就明如陳平背楚歸漢馬援之
辭隗囂從光武之謂也今也以 三宗之臣庶奉
三宗之血脈 先王以長嫡而登寶位 殿下以介
弟而主匕鬯天經地義自然之理更非有均年均德
可以揀選取舍者則臣不審 殿下所謂臣擇君者
指何事也若其只持三年之義乃臨事而懼靜以鎭
之之意也謂之料事不審則可何得以此而疑其有
異心也當時危亂諸臣自其父兄祖先誰非世受
國恩者而其於 孝廟肅考尤有沒世不忘之恩其

所以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者可謂質神鬼而貫金石矣雖此建　儲一着可以歸拜　先王爲萬一酬報之地則以此而謂之出於患矣而非爲三宗血脈者豈不冤隱之甚乎探知恐動之事臣固不得以知之推之事理亦甚晈然韓琦之策立英宗也英宗趑趄不敢膺命琦使藩府敎讀周孟陽真造卧内告以不可辭之義英宗大悟起拜床下遂定大策國史載之野史記之不聞以參涉與知爲英宗之嫌探知恐動爲韓琦之罪當日之事何以異此　國家功賞之設所以待非常之設者也若事之應行則

雖至重至大者未甞有恩澤之加是以已定嫡而升
儲貳大臣禮官毋論功行賞之事以儲貳而登至尊
冢宰百僚無策勳疏封之典事之變革孰有大於此
者而群臣執事不敢有功賞之望者徒以出於經常
非希異絕世之事功賞無從可得故也庚辛之際
三宗血脉 先王介弟只有 殿下一人則雖在潛
邸便已有王子之策方內之人無不知神器有屬而
延頸而望之策立定號自是早晚次第事耳此與正
嫡升儲何有異同而中外諸臣乃有希功望賞之心
哉若以布衣白徒之干涉國事謂之出於非分則漢

之四皓隱遁之流也唐之金藏伶人之賤也何爲而
出山而任調護之責剖腹而明太子之冤耶儲嗣國
之貳君也所在致死自是義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者烏可以韋布官守分別而異視之也臣恐此教之
下忠臣義士無不解體灰心當國家有事之日憂
殿下之國事者只有廟堂肉食之徒也天下之事有
經有權事之常者守經而已或有變異乖常之事則
不得不應之以權男女授受不親而嫂溺則援之以
手正衣冠尊瞻視行以采齊趨以肆夏而同室有鬭
則被髮纓冠而救之不如是則豺狼也亂民也嗚呼

尚忍言哉當鏡倫妖逆之輩內外糾結也雖視殿
下必欲甘心便成一敵國則顧忠效力之臣隨機應
變汲汲皇皇使凶謀不售 聖躬獲全者其將何所
不至人或有當親病危急之際割指刲股者夫豈不
知禮經之所禁聖人之所戒然且敢為而不顧者誠
以情窮勢極計無復之故耳向使凶黨無陰邪之謀
聖躬無危迫之禍則當日諸臣何欲而不惜身名出
此危道以犯締結非類之科乎天運艱難國有大咎
之時雖以古之大臣亦或不得不關由扵中人此豈
可而已不已者只當論其所就之時所就之事而已

不可一斷以經常之道也此何爲蓄耶謀而曀至公
也爲 殿下臣子者乃有以此而謂之事關 先王
此其心欲何爲哉其爲傳法於鏡帍者十目所視而
殿下不加省察亦曰唯唯遂至有 先王之遺 當
宁之遺之說嗚呼邪說之害 聖心之蔽一至於此
哉常人之情見有效力於危難之際又由我而滅身
湛宗者則必有疾痛惻怛之心此天理人情之所不
能已者若乃因其已死而据摭情外之事加以不韙
之目與衆棄之無所顧藉以狀仇人之心則未知此
果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耶古之聖人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夫天下大寶
也一不義一不辜細事也猶且不爲者誠以所重有
在故耳今　殿下欲行蕩平之政而恐失一邊人之
心謂死者無知勒加惡逆之名於捐身殉國之人嗚
呼此豈但一不義一不辜而已哉臣知　殿下止仁
之德必有所不忍於此而怵於嫌疑之說苟冀蕩平
之成仁所不忍害二十年然其本心仁愛之理自有
消滅不得者故今年行一過擧而拔其一二人明年
行一過擧而拔其一二人擧措異常聽聞駭惑凶黨
睥睨竊笑而　殿下不自覺悟以此之故擧世汶汶

竊議籍籍不知倫常之重不知 君父之尊遂以爲
乱逆非可畏之目鏡夢非可死之罪於是庠儒復弼
夢之名鐵臣減匡誼之律而 殿下視如當然置而
不問反以言者爲出於黨習果無幾而位登三事之
人有以戊庚凶逆爲可以召災致怨而建請伸理者
矣其幾如此有國者其可以不慎乎哉臣恐從今以
往雖有麟亮百輩指斥 乘輿者 殿下之臣無一
人奮臂攘身以致與子同仇之義也嗚呼天道有十
年之反大易有窮變之理 殿下之執此心行此政
今已二十年所則亦可以知其效矣嫌疑之迹愈不

可避蕩平之政愈不可成而徒使世道人心日淪於
夷狄禽獸之域則亦何苦而堅守舊轍不思所以變
通長久之術乎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
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殿下之困心
衡慮亦已屢矣徵色發聲亦已多矣而終不能有奮
發興起警曉通曉之意嗚呼天之降大任於 殿下
者其將如此而已乎此臣所以中夜拊心疢如疾首
者也伏以田野踈蹤犬馬情深欲以數十年蘊蓄於
中者一陳於黈纊之下而事體尊重不敢褻慢謹用
宋臣朱 故事手自繕寫三襲緘封各行膝署頂至

上前開坼目昏筆澀雖甚猥越區區芹曝之誠或可
因此而 俯諒矣伏乞 聖慈一賜 清覽下之
朝堂使滿廷諸臣得以清議其得失焉臣受恩三
朝無所報效惟此一事庶幾藉手而歸拜 先王矣
臣無任源泣惶慎之至

又

聖上澄省焉嗚呼自有天地以来賢人君子莫不以
出處二字為立身大節故尚論者亦莫不先以其人
之出處斷其一生蓋出處之於人猶棟樑之於厦宇
四時之於歲功也棟樑架然後棖闑扂楔方有所設

四時布然後風雨霜露方有所施出處明然後德業

行藝方有可言是以棟梁朽則厦宇之壞可立而待

也四時差則歲功之隳不卜而知也出處失則其人

之賢不肖不足論也若是乎出處之関重於人也夫

以匹夫之微猶尚如此而况帝王之尊乎昔堯舜讓

而官天下夏禹不讓而家天下夫堯舜之讓非苟以

讓爲名只以爲天下得人爲心故後之論者不以堯

舜之讓亦只以爲天下得人爲心故後之論者不以

堯舜之讓爲賢於禹禹之不讓爲不及於堯舜也恭

伯仲雍讓於季歷而之荆蠻武王不讓於伯邑考而

承大統夫泰伯之讓與武王之不讓亦循堯舜禹之不爲名不爲利也是以亦不以泰伯武王之讓與不讓爲有優劣也至若夷齊季札之讓其清風高節宜莫尚焉而夷齊之讓爲有中子可以君孤竹耳若無中子而逃之使宗祀無托則是特一潔身乱倫之人耳孔孟何以許之仁聖也哉若季札之讓則不爲無罪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書吳子使札来聘胡氏傳曰孔者吳之公子也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乱者札爲之也因其来聘而貶之示法焉壽夢賢季札諸樊舍子立弟約以次傳則季札宜受命以成父兄

之志而乃循匹夫之介節辭位而逃爭絨禍與衰師
喪國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乱而貶焉者也嗟乎
辭國大節也季札賢者也而徒以不循中庸之道不
知通變之義故聖人貶之絶之不少假借不與其爲
吳國之公子是以當其可讓而不讓則傷扵義當其
不讓而讓則亦傷扵義苟不論其時世處地而一以
讓爲事則是乃子莫之執中而非聖賢出處之正者
也然則扵上所陳堯舜禹泰伯仲雍武王夷齊季札
之事可以見帝王家出處辭受之義而我　殿下辛
丑之出處亦可得以言矣嗚呼我　景廟無胤子而

患候況篤 三宗血脈只有我 殿下一身則三百
年 宗社之托非 殿下而誰也而鏡夢等一種凶
逆之黨以其嘗不容於 肅廟積懷怨國陰圖不軌
方且幸 國勢之孤危乘 王候之違豫磨牙傍伺
設機待釁其所畏忌尤在於 肅考血胤之入承
儲位于斯時也殆哉岌岌 宗社不亡凛如綴旒若
使 殿下遑遑號泣而告出諭自升 儲位左右
先王則是乃爲 宗社也非爲一身之富貴也此固
聖人之達孝大權而 殿下不能辨此爲其時大臣
者若能入白 景廟轉稟 慈聖亟建大策以安

宗社則庶幾無愧於古大臣風采力量而顧乃遲疑不決因循荏苒不敢出氣力以自擔當則當日之勢坐而待亡而已雖幸布衣諸臣濡手焦髮於危惎之際位卑臺官排雲叫閽於倉卒之間始克完事而事機艱辛本末倒置當日大臣烏得逃其責也彼凶賊輩血悪　殿下之升儲位而顧無奈何仇視諸臣之擁護　殿下而亦無可罪之端於是乎指摘其定策時往來通議之迹以爲此謀逆也乃嗾啣龍上變而搆成大獄日以急手戕殺一邉之人勿論文武儒紳其稍有益於國家者盡無遺耳然精神所注都在於

不敢言之地故其獄案曰事關 東宮者去之噫嘻
痛矣安有獄事關 東宮而 東宮無事之理乎其
既曰事關而又曰去之者雖外示顧護之意而實欲
爲次第計章疏教文之間狼籍無餘而畢竟無事者
天也夫 殿下名號既定之後凶賊之危逼尚如此
則其前又當何如也 殿下倘於其時浮慕虛名膠
守一節視 宗社之顛覆若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
恤於其間則 殿下將爲何如人耶以爲泰伯之讓
乎則 殿下之國無季歷矣以爲夷齊之讓乎則
殿下之國無中子矣雖欲免於春秋之譏而不可得

矣尚可謂有讓國之節乎臣於是知 殿下不得不承夏禹家傳之統膺周武次嫡之位而有不敢辭讓有不得自嬀也此義皎然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然則 殿下之出處不旣光明正大乎 殿下之出處不旣鬼蕩磊落乎雖然定策事未成之前則不能無密勿深秘而諱於耳目者夫定策旣是明正之擧則何為其密勿深秘而諱於耳目也勢不得不然耳何也其時大臣苟能真自稟白擔當定策如臣向所云云則何事於密勿何事於秘諱也惟其不自擔當委之於諸臣夫諸

臣者旣皆地卑而勢單位微而分截其於國家事有
不能直遂如大臣則其爲詐也豈能不辛苦而艱難
容易而深秘耶且凡拱玉璧者在仁里淳鄉則露而
不藏可也若在於道路之衝盜賊之會而不深藏容
懷鮮不遭爭奪殺越之患夫 國家之建儲非拱璧
之可比辛丑之國勢凶賊之傍伺又不啻道路之衝
盜賊之會則安得不容其機要秘其事端以免凶賊
之撓敗我害也哉嗚呼其時事勢不得不深秘故凶
賊輩得售其投間抵隙之詐敢肆其誣 上不道之
說則其卞雪之方惟在於表出本事使一世曉然知

本無可諱而已爲　殿下許者當於登極之初先以
諸臣之奔走效勞之事　殿下之不敢辭讓之義一
一開示次以凶賊指摘定策事機之隱秘者而謂是
謀逆脅驅定策諸臣之效勞者而謂是逆黨其奸凶
情節一一聲討作一通文字上告　宗廟下示八方
曰辛壬國事中外所知予以　肅廟遺體　先王介
弟不忍坐視　宗國之淪喪祗奉　東朝之命勉承
先王之教入升儲位不敢辭讓以絶奸人之覬覦而
凶賊輩乃搆捏定策事而起誣獄以危逼予幸皇天
垂祐祖宗陰隲群凶伏法　宗社再奠云爾則誣獄

之頭腦根本劈破剖析明白痛快而殿下所以爲
生民爲宗社盛德大業光赫於宇宙彰明於來後
矣如是則雖悍如卓溫奸如操懿者其有不帖然屛
息翕然歸化者乎惜乎殿下許不出此當日大臣
徒以卞君誣爲己任而識慮不周以爲羣冤旣伸則
君誣自雪汲汲於反案復官贈謚恤後之事而若其
定策時事實之名正言順在人耳目者則未嘗一請
殿下明白開示是定策之義自在於顯顯之中而聖
誣無由而可雪矣此臣所以慨然太息於辛丑大臣
旣失之於前乙巳大臣又失之於後者也前後大臣

所以賛聖猷做國計者既皆如此失着而 殿下又
不思定策之誣在所必辨不惟不辨廼又掩護周遮
逡巡退縮謹守吾舍之教孤竹清風之旨更迭而下
俾當時出處明正之義掩抑而不章終使凶逆之徒
因緣簧鼓掛書稱兵街詬巷辱極千古所無之變而
殿下之誣益深嗚呼以 殿下光明正大之出處而
殿下自敍之以 殿下嵬蕩磊落之出處而 殿下
自小之禍亂層生凶誣罔極至於如此〻必 殿下
之心亦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苟其知之何爲其使
至於此極也詩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臣愚死罪竊

以為 殿下所以諱掩於定策事者其故有三一則
曰義理未定也二則曰剛毅不足也三則曰假借黨
人也何謂義理未精也夫庚辛之際建 儲之惡與
不惡 殿下之當立與不當立不待臣言而 聖明
已自知之 殿下雖欲有所推遜其可得乎竊覌
殿下之意似若以辭讓為美節不讓為慚德不知徒
讓之或陷於非義不讓之亦合於義理故其於本事
之公私是非不復深究而詳求且 殿下必以為定
策事初旣隱秘到今亦不當露示而此尤有大不然
者在當時不隱秘則其事不諧在今日不露示則其

義不明則其誣難辨矣夫讓不讓有處地之異而
殿下一以讓爲德惟恐或涉於不讓諱不諱有時措
之宜而　殿下一以諱爲事惟恐其或至於宣露此
實　聖學未躋高明窮格有所未至也故曰　殿下
之諱掩由於義理未精也何謂剛毅不足也夫辛壬
間　殿下所遭之變誠窮天極地之所未有也方其
時擧國臣民莫不爲　殿下惴惴慄慄氣短息促況
殿下身親當之乎傷於虎者聞談虎而色變痛定者
不忍思方痛時蓋其積畏約之勢劇叫楚之苦時移
事過餘悸猶存故若我　殿下所經歷又非他患難

疾苦之可比其寢驚夢悟不忍追提扵今日者固無
恠也雖然羣凶之誣逼　聖躬者至巧至深而新服
之初不痛說狀辨以致無限變亂無限危辱至于今
洶擾不止則豈可曰一驚震扵當初患難遂不思雪
誣之道懲難之策也此殆婦人女子區區巽弱泥扵
小而暗扵大者之爲耳非大聖人剛達中和之德也
故曰　殿下之諱掩由扵剛毅不足也何爲假借黨
人也　殿下仁慈有餘認賊爲子　聖意所主專欲
以柔道治之使反側自安强梗歸化故凡所以待一
邊人之道皆出扵慰撫假借惟恐其撞撓敢逸曲循

其言無所矯拂遂并與凶賊起誣獄之罪而掩置不論容護不治一反一復惟其所欲以爲如此然後其心可安其習可化夫所謂誣獄其非定策事乎故曰殿下之掩諱由於假借黨人也嗚呼三者之所以爲殿下掩諱之端者臣旣自以爲知殿下之心矣昔齊王之反求不得者戚戚於孟子而殿下之聖顧非齊王之可比則安知聖心之不有感於賤臣之言也然此特梗槩也其所以輾轉貽累於殿下之出處而無以辨白者臣請究竟言之夫殿下旣自諱掩於本事故彼黨人者窺見殿下之意如此自

幸其情狀之不見窮覈也以爲吾等之舊習不必變
革而可以取容於上下也於是敢以嫌疑之說仰陳
於 殿下夫嫌疑云者凡諸事物義理不能截然明
直似是似非依俙彷彿處乃可著此題目耳臣未知
殿下之可嫌者何義可疑者何事使辛丑國事不至
於危迫又國有可擬以主鬯之人而 殿下不辭則
謂之嫌疑猶或可也當日之事果何如哉國勢凜凜
存亡繫於呼吸而繼序之次扶顚之策無他可推遜
處向臣所謂若使 殿下遑遑號泣入告出諭自升
儲位此固聖人之達孝大權者誠非歸誣之言也况

諸臣擁護 殿下以升儲位而 殿下不辭者有何
毫髮近似於所謂嫌疑者耶夫定策一事即 殿下
之出處大關也定策明正則 殿下之出處亦明正
定策不明正則 殿下之出處亦不明正苟其明正
何嫌疑之有苟不明正避嫌何益然則彼導 殿
下以避嫌者其果以 殿下之出處爲明正乎如是
而迺曰宜避嫌又或曰粹然無瑕此面謾 殿下也
幻矣 殿下也且使 殿下不避嫌則將不得爲粹
然無瑕乎噫嘻黨人輩亦皆目擊辛壬事者也到今
以如許邪說顯進於 殿下之前者抑何心哉其與

彼起誣獄以危逼 聖躬者其間果相遠乎抑不惟
不相遠而已嫌疑之說所以貽誣於 聖躬者有甚
於獄案之危逼夫凡誣蠛之事人誣之則可辨也自
誣之則難辨也夫壬獄所以誣 聖躬者雖其罔極
是乃凶賊輩所自鍛鍊者則是人誣之也世有公論
或能覰破其情狀則 聖誣猶有可辨之路若嫌疑
之說則俾 殿下消沮縮恧恒若有可嫌不可言者
存於其間是 殿下自誣之也人孰有原 殿下自
誣之言而明 殿下出處之正者乎如是則 聖誣
終無可辨之日矣夫以 殿下本來諱掩之意而重

之以納此邪說展轉沉痼反復膠固非獨 殿下不
言又禁群下之言及定策時事爲今世一大忌諱觸
之者糜碎順之者榮貴無敢有以一言仰聞者嗚呼
殿下始雖出扵千慮之一失又信黨人之說以至扵
曲避嫌疑及其閱歷事變究觀義理旣知其非可嫌
之事而百千變恠皆從此出則惟有廓揮乾斷雷厲
風飛洞然開示昭然告諭一以明聖人之出處一以
辨凶賊之搆誣然後 殿下之潛德幽光發揮彰明
如靑天之披雲霧日月之揭昏衢矣然則 殿下宜
傾倒而言之群臣宜罄竭而言之國人宜公傳而道

之惟恐言之者不多也何爲其諱而不言嫌而不言
禁而使不得言終不使表見於世也且 殿下雖使
一世之人嫌疑而不言其能使後世之人嫌疑而不
言乎後世之人將曰定策是非壬獄虛實本不難知
苐以其君臣上下嫌疑掩置之跡觀之則定策或欠
明正故不免嫌避獄事不全誣罔故亦欲掩置云爾
則 殿下其何以自解乎臣所以日夜飲泣痛恨寃
欲無生者誠不恨 國家之將亡痛 殿下出處之
本無疵累而特以嫌疑之故將不能辨雪誣衊於天
下萬世也嗚呼掩諱之患貽累於 殿下之出處者

旣如此矣其所以陷溺一世而亂逆肆行者臣請次第言之彼黨人者雖與亂逆同一色目豈必盡染其惡者哉朝家之所以待之惟當明正其乱逆之罪而洗濯其不染者然後賊自為賊人自為人今乃以與亂逆同色之故凡所以待其黨者無非假借之意容貸之典遂至於不正凶賊之罪不破誣衊之本要以慰其意悅其心彼亦有心靈耳目豈不知 殿下之意乎其嘗干犯至重者固無足言雖其中稍欲崖異者亦騷然而不能自安以為 朝家終以吾屬為賊遇人故混而待之如此也雖其沐浴於恩澤飽飫於

爵祿而恒懷疑貳之心不免淪入於其黨之無君者
雖如嫌疑之說亦不暇顧其貽誣於 聖躬而肆然
指爲 宗社定大策之人曰是亦逆也 殿下又不
欲遽拂於意遂下三黨俱有逆之教嗚呼 殿下此
教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夫天下之罪惡莫大於乱
逆 國家之刑法莫嚴於治逆不惟誅及其身又必
夷其族瀦其室廬者非獨疾其人也盖將懲示於
人使人知乱逆之不可犯而勉勵於忠義也今者公
然以乱逆之名勒加於無辜之人使擧國之人咸被
逆名環顧一世泯泯棼棼人賊無辨善惡不分不復

知忠義爲何事而視亂逆如常茶飯則其不胥而爲
眞亂逆也幾希矣且夫三黨俱逆之逆旣指定策時
人則是定策出於亂逆之手也定策出於亂逆之手
則 殿下之出處歸於何地耶然則彼爲嫌疑之說
者其必以此之故刼持 殿下使 殿下姑息嫌疑
於定策事也夫定策事旣如此罔極則 殿下姑息
嫌避而可以無傷於 聖躬乎是直三尺童子之所
易知而北面於 殿下者忍能以此說仰陳及其得
聖教而副其意則擧躍々而相喜諭々而相賀曰人
雖謂我逆謂我逆則亦逆耳人與我皆逆也自此我

可以逭於人也不思所以自脫於逆而只幸平人之
得逆名也不知平人之逆名由己之逆而累及也噫
亦痛矣雖然此輩何足道也今日 殿下之臣衣君
食君而視君之被誣如薄物細故乃復與作誣說者
比肩握手詡詡强笑語不以其說爲不可而與之同
其掩諱不以 殿下之納其說爲不可而從而贊其
孈避此非黨與於誣說者乎於是三黨俱逆之敎
真不爽而擧國之人爛熳於亂逆矣自古人國之危
乱何限亡滅何限而豈有如今日之世界文象者乎
以此之故無彼無此泯然一色無復有黑白異同無

復有雌黃是非於是殆於一國曰此祛黨也嗚呼其真祛黨耶其真召亂耶臣誠愚昧不敢贊揚　殿下祛黨之治若時人之頌美也且夫人主所恃以御世者只是恩威二者而施恩與威之道一由於誠一當於理不以私意參錯於其間然後蒙恩者油然生激勸之心被威者怵然興懲創之念今也不然　殿下心中先定兩箇色目次排制御方術此人則必以威令制之彼人則必以恩數化之牢定規模不改圈套而不考其事理則此未必為威所脅彼未必為恩所誘故蒙恩者驕而不服被罰者玩而不憚於是乎

殿下之恩數不足以勸人 殿下之威命不足以懲
人雖日加寵爵而驕縱豪健者終不可順擾矣日施
刑威而玩愒偷惰者終不可振厲矣日下調劑之教
而橫決之患傾軋之弊終不可抑遏矣如此而必欲
其揑合硬同彌縫常補間有窒礙不通收合不得處
則遂有無前過舉閉閤矣停藥矣却膳矣避殿矣以
至於告太廟矣哭 真殿而不止嗚呼 殿下此何
舉措嗚呼 殿下此何舉措如使 殿下所處之地
所當之時真有無可奈何者猶不當自損威重招人
恥笑如此況 殿下自有當然之好道理而不自求

之自有廓然之好門路而不自由之捨康莊而顚頓於小徑曲蹊之中背先明而適塡於幽暗暝晦之塗此志士忠臣所以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也今日人心世道實有不可支撑以須叟者何也虗罔之俗是已人固有生質不辱伎倆都虗如夫子所謂罔之生者然此人時有耳故夫子特言而斥之今之人勿論朝野中外大小貴賤其心情言行蓋皆若二人臣嘗默究其所以然之故蓋　殿下大本領處一向掩蔽而不明故　殿下之心自不能廓然而大公發見於號令敎者非中心之所存每違事理之當然旣

不無自欺之端亦或有矯情之舉是以群下之奉令承教者亦不能無違心之行拂志之言遂至於內而欺其心上以欺其君君臣上下交相欺誣如此而維持捱過者行且二紀于茲矣凡百人物之磨盪陶化於其間者何獨免於虛僞欺詐之習乎理所固然勢所必至 殿下試於機務稍閒夜氣清明之時反以求之則得之矣臣何敢誣也居今之世無變今之俗而謂可以久且長者非諛則妄也直者所以生人物之理也今世之習俗虛罔如此不直如此則是生生之理索然將盡也生生之理盡而其能久且長乎臣

今危亡之狀固非臣口所能盡言亦非臣筆所能盡
書抑不必言且書也考之於人而人俗如此則可謂
人告之矣察之於天而天變式日則可謂天告之矣
嗚呼國之亡如人之死世無不死之人天下無不亡
之國惟其得正而斃然後死斯無憾矣無所失道而
亡然後亡斯無愧矣此鄒聖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者也宋臣所以雖在崖山舟中而講大學不輟
者也今日可講之義何限而其最大且急宜莫如擧
國之逆名擧國之逆名只由於不辨破誣獄之根源
不明示
殿下之出處則其禍源弊端不旣明白易

知乎天此混亂危亡之象無所召而至非人力所及則固亦已矣今既知所致之端亦自有救之之方則殿下何不惕然驚動奮然興起以毋負皇天眷顧之意以無墜祖宗艱大之業而直爲此安閑暇豫般樂怠教等視太平世界耶臣以爲今日之意務無過於誕示殿下之出處本自光明正大夫殿下之出處復其明正然後定策之誣可以昭雪矣定策之誣昭雪則擧國之逆名不待分疏而三黨俱逆之教自歸反汗聖德之明如日月之更而殿下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無復有芥滯之念適莫之私矣其

於待毀般黨人之際何所事於假借容貸勒制硬御而向之驕而不服者其有不消融其自疑自貳之心而愧悔於嫌疑之說玩而不憚者其有不興起其竭忠盡誠之念而砥勵於寅協之義哉此等輩人不獨於事上之際盡其職分雖其相與亦不復疑阻傾軋不待 殿下調劑之教而精白一心仰承 聖化習俗之虛罔漸就乎實人心之欺詐日趍誠信危可使安亡可使存而災異之洊亦可消弭此實 殿下維新厥命之一大機栝也若所謂蕩平之術臣固不暇言亦非所敢言而其所以建極敀極之方未必不由

於此也雖然此國家大事也不舉則已舉則宜勿如
乙巳之朦朧向臣所謂宜行於 登極之初者今雖
後時抑其 聖誣之未雪獄情之不白則今日亦乙
巳初也亟將辛壬事本末作爲大誥無使有毫髮隱
秘而兼致悔悟之意須示八方斷不可已也向者窃
聞 筵臣有謂聖人本無誣何辨之有噫大舜被瞽
瞍北面之譏周公遇不利孺子之謗聖人果無誣乎
向使管蔡不誅孟子不辨則後人之疑識不可解矣
今之誣 聖者其設計則至於鍛鍊獄事稱兵犯闕
而及其辨誣之際乃曰無誣矣何辨此誠贊揚耶抑

沮敗耶 殿下之至今曰循者亦未必不由於聽信
此輩之言寧不慨然臣竊觀漢唐故事王朝典禮之
可疑者輒下勑百使滿庭諸臣雜議以聞雖如官制
治兩徵事利害亦必博採群議今臣所言比典禮官
制不啻較重 殿下如以臣言爲有可疑請下臣䟽
於 廟堂臺院使各獻議如漢唐故事其或有以臣
䟽中一言半辭爲涉於欺誣者臣請伏鈇鉞以懲妄
言之罪自非然者 殿下亦宜斷然行之行之而其
所效益有不如臣言臣又闔門就誅以伏欺君之罪
雖然勿論生殺臣留臣䟽一通以備史氏之採錄則

國家是非庶有發明於異日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臣無任云云

又 代閔正獻公作上本畧有删改云

伏以臣待罪藩臬無所報效循省慚懼若隕淵谷乃於報瓜之日即有國子之除未及還朝旋移諫長職名清華榮寵溢世臣是何人得此於聖明之朝哉感極愧深不知死所臣自先祖先父亡身殉國之死不變此非臣之私言也實通朝之所共知也臣雖駑劣百無肖似而若其愛君憂國之誠竊自欺無參所生目見義理晦塞彜倫斁國勢駸駸日趍於危亡

之域豈不欲剌口論列以卒臣先祖先父之志事而
迹滯外藩不敢妄議朝廷事泯然因循以迄于今矣
今若叨此寵靈終無一言則是臣負初心而忘祖父
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矣臣請以平日所耿耿於胸
中者一陳於離明之前伏願 殿下少垂察焉嗚呼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者一或於此而
有未盡則子不得爲孝子臣不得爲忠臣矣恭惟
殿下以聖子之責受神鬼之重代理機務今已三年
凡於天理民彝之所不可不盡者是宜汲汲講求明
示處分以正倫綱以昭法紀而側厂既久未有所聞

此皆今日廷臣苟趍祿利無肯為 邸下明言正辭以盡臣分之所當為而日月稍久事跡黙黙 邸下無從而知之故也世道至此臣竊痛焉嗚呼尚忍言哉惟我 主上殿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孝悌之德通於神明舜禹授受正大光明夫豈有一毫非間而惟彼凶逆之徒深懷憤毒危逼操切無所不至卒之粧出廝龍搆成大獄譸張凶言傳檄八方歷覌前史亂逆之窮凶極惡未有如向日諸賊而帝王之受誣罔極亦未有如我 主上殿下者也苟非與逆賊腸肚相連則孰不欲沬血飲泣誓不共天以思為君父

討賊辨誣而黨痼已深良心梏亡外示崖異之跡以
遜同逆之名內售庇護之計以行死黨之私嫌疑之
說蠱惑 上心無誣之說疑亂群聽遂使壬獄爲千
古疑案巨猾逭覈之誅此其心術之狡猾不道殆
有甚於鏡夢麟亮而爲世道彝倫無窮之禍者又非
一時稱兵犯闕之可比也惟此嫌疑二字實爲百病
之原 聖心一受其誤遺患式至于今誣案投火而
根柢故在綵綸頻降而人情愈惑 聖誣如水益深
君綱日以墜地犯分之賊干紀之變式月斯生殆不
知有君臣父子之倫者嗚呼今日人心之至此是孰

使之然哉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寧欲無生者也嗚呼
國朝士林之禍前後何限而其禍至於士類之身則
此只是士類之寃非有關係之重而先正諸賢之論
尚且以痛辨狀雪爲第一道理至若辛壬之獄則不
但戕殺士類而止其精神指意專在於不敢言之地
此實前古所無之變而不可以尋常士林之禍一例
視之也蓋當時凶徒糾結日夜旁伺而 儲位已定
猝難動搖故爲剪除羽翼次第上及之計恣意鍛鍊
名爲逆獄而凶言根柢則皆歸於 聖躬遂使延頸
願死之人先受憯鋒而 聖躬蒙被汚衊之名是以

此獄之伸屈宗與　君誣相關先輩長老之論皆以
爲死於此獄者雖至賤至微之人一有未伸則　君
誣固自如也此豈有私好惡而然哉觀於彼輩抵死
血戰必欲留下一脉以藉他日之口者其情狀可知
也嗚呼　聖躬本無可誣而凶黨誣之本無可嫌而
奸人甚之　聖上又以事關自己之故動於其說卒
不免屈而從之以實其誣彛倫將叙而復斁義理欲
明而愈晦至于今數十年之久則世変安得不層生
乱賊安得不懲畏哉此乃義理大關綸綱所係雖在
大朝尚不可以事關　聖躬有所嫌疑況於　邸下

之身其關係之重又何如也今夫閭巷之人有父兄
之讎循思奮不顧身以圖一洒況 邸下受命監撫
將以正風化明彝倫為教於國中則痛辨義理昭洗
聖誣以先聖人之孝以盡丕子之責者豈非第一急
務乎嗚呼負畀責重臣民望切苟於 大朝未遑之
事雖制度文為之末有未能修舉則猶為未盡於繼
述之孝況此君臣父子之倫忠逆義理之分何等大
事而視為故常因循放過以黨習起鬧等語為目下
彌縫之計此豈今日臣子之所望於 邸下者哉昔
者宮臣有因進講自省編告 邸下以辛壬間事

邸下復予 大朝曰當此之時 殿下何以堪之只此一語即是忠臣孝子崩心裂膽而不能自已者也伏願 邸下常以此語着在心裡則 聖誣之雪懲討之行不待臣言之畢而必思所以處之也嗚呼彝倫既斁風俗日敗士大夫之間廉恥道喪蕩然不知者節行倫之爲何而鑽刺經營惟利是視利在東則騖於東利在西則湊于西擧國如狂滔滔皆是臣自省事以來未嘗見士大夫風俗之壞若是之甚也我殿下苦心血誠欲做蕩平之治調勻彼此蕩滌恩怨使朝廷之上打成一危而小小色目各立門戶可恥

可惡之習不翅倍簁於南西老少之時究厥所由盖
莫非忠孝混淆名義不立正直守道之士不肯側迹
於朝端而所得用者只是無道理重爵祿之人耳平
常無事之時朝聚暮散於錙銖之利害脆有非常之
變出於意慮之所不及則　國家將何賴焉臣常謂
我
殿下堅定聖心不撓於嫌疑之説臨御之初廓
揮乾斷痛雪壬獄之誣状正群賊之罪則足以逆折
乱萌而無戊申庚戌之変矣戊庚之變大張天討撇
翻窠屈大奸巨慝無所用其姦則紀綱振肅世道清
夷足以扶國勢於將亡而人心不至於陷溺無餘矣

天此兩會凶逆之徒無所懲會而又下三黨皆逆之
教以示慰安之意於是 聖誣愈不可解而凶黨益
增氣勢事關 先王壬獄非誣之說迭發於 筵席
之上而莫敢誰何矣然則鏡虎之誅凶案之大亦復
何益之有此皆嫌疑二字終始爲祟使我 殿下擺
脫不得而世道人心無不受病 祖宗三百年社稷
將不知稅駕之所矣嗚呼小人之禍其烈如此開國
承家戒其勿用不亦信哉方今 大朝在宥 邸下
監國二聖同臨日月代明此正轉危爲安回否爲泰
之一大機會也不於此時拔本塞源聖誣之當辨而

未辨者洞然昭洗國賊之當討而未討者明施典刑
抑退頑鈍嗜利無恥之徒而奬用清名直道能自樹
立之人以為迓續天命挽回世道之圖而伈〻黙〻
一循今日之塗轍以待亂亡之至而已則臣恐後世
議議先集於 邸下之身而 祖宗在天之靈不敢
曰予有後人矣可不懼哉可不痛哉臣本疇人也臣
祖累經世変為國深慮以辨誣討賊為一大事賴天
至慈獲沒牖下而凶徒之所側目固已久矣臣父紹
之北謫南竄席不暇暖晩而遭逢 聖眷郵隂而駭
機遽發幾陷大戮低回閔塞擯被汚衊臣伯父痛臣

父之受誣捉進臣父遺疏大觸權奸之怒奮擊叩地
頭勢凶得六字報復言辭絶悖終至於囊頭就鞫流
竄海島臣家之積忤如此臣雖幸而通籍實無供世
之望而特以濡忍不決未能便解明時猥蒙 誤恩
推轉到此臣非木石寧不知虀粉以報而顧今席
之上即臣不共戴天之人也尋常父兄之讎尚不可
與同周旋況此大臣者臣常認之爲凶國害家不但
父兄之讎而已臣何忍包羞忍恥逆亡於班付之間
自表其天理民彝之大而同故於忘讎逆理之科哉
臣之去就宗關倫紀伏乞 邸下亟遞臣職以全臣

自靖之義亦不失爲勵世砥俗之一道也

又

壬獄之至冤関係之至重實 聖上之所洞燭而雖至微至賤之人不可留置於顯顯疑似之間也苟有一人之不脫於逆名則乕龍之告已自非誣雖盡燒獄案追罪鏡乕亦何益之有哉特曰向來有以此輩已自己亥以前有所謀議其跡終涉可疑爲言者故遂有事関 皇兄者誅之無赦之 教而辛酉反案時別置五人並斷以逆夫所謂己亥以前云云者即乕龍变書中其來已久之語而乕龍之言即故大逆

則為其告者亦謂之逆已不成事理況向来 筵中
屢有哀痛不忍聞之教則為今日臣子者何敢置疑
信之心而持難於反案之際耶且已亥前後元有不
必分者 肅廟末年 聖疾彌留 景廟又無螽斯
之望則 當宁雖處 潛邸而便已有王子之責而
大小臣民所以蘄向於 當宁者不可與国家盛時
尋常諸王者比論也然而失志怨國之徒潛通幽陰
之逆內外糾結而坦垓等各有私黨之挾從旁睥睨
其所深忌而必欲加害者專在於當宁一身覌於壬
寅之獄戊庚之變可知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其迹

未著而其兆已成以　肅廟之明聖豈不照燭此等情形而深軫異日之憂乎此所以有遺教之托而使當宁終受天位者也苟使時節清明朝廷協和則肅廟亦何苦而爲此萬不得已之擧哉顧其危疑如此而大臣旣受密托則所以審察幾微隨地保護者宜無所不用其極而審察之道須從內外糾結處察得則此非大臣之所可自爲其勢不得不有賴於居間任使之人也彼毅三帝布皆是世祿遺裔自有休戚之義苟知事機如此則何可以譴飭之常規爲嫌而不思斡旋之道哉　景廟有螽斯之望　王

室又多懿親又無凶賊之睥睨而此輩乃欲自結於潛邸希覬非分之功利則固爲有罪而其時事勢不得不與凶逆輩敵對相擬彌縫必欲全安 聖躬而已則是於國家忠乎逆乎以此觀之己亥前後元非可論也 三聖授受本自光明正大而惟其時勢危難不可以常道處之故向日 聖上誦傳 東朝下教曰建儲時予之氣力如今時則豈能辨得於苟無妖逆之內外糾結則 東朝只以一俞字賜答於景廟仰稟之際亦足成事矣何至費用氣力如此乎此可見 東朝顯翼之烈諸臣斷斷之忠實基國家

億萬年無疆之休而此輩之奔走效力未可謂之匪
分希功爲日月之螮蝀者也盖此某〻人即庯龍所
指以爲某主者而庯龍之證此數人其意非在於此
輩也是故凶黨之必欲留下此獄之根柢爲他日藉
口之資者於此數人者持之尤力此實傳法於鏡庯
者固無可論而雖知其爲誣獄者猶以爲出位而規
切利聚銀而結宦妾其跡陰秘不祥雖被恩名皆所
自取不足可惜向來請伸之際或謂之行已無狀甚
至有目之以不逞者矣夫無狀與不逞皆非今日之
所當論者勢有緩急事有經權當檢列傳夢内外科

結之日情跡同於鬼蜮事變迫於呼吸而數三儒生
乃欲救得不測之禍機於 宮庭禁密之地則豈可
以繩趍尺步而爲之哉宋之趙汝愚宗戚大臣而尚
不能無賴於閑禮之徒事之大體出於安 宗社護
聖躬則謂之忠可也何可以蹤跡之陰秘爲其罪案
而與鏡希麟亮同置罔測之科也籍令此輩名雖爲
當宁效力而實則有害於 景廟如向時 聖教所
謂事閑 皇兄者則功不掩罪誅之無赦可也此輩
之無此罪犯已盡昭晰於辛丑燒案之日而其死則
由於一隊凶黨謀害 聖躬之計也是以前後伸屈

動與　聖誣相關夫乙巳之禍只是士林之禍被禍
諸人亦或有不滿人意者而秉公直以大體爲重一
併伸雪至今昭揭如日星況此獄關係何等重大而
留置骨子數人於纍纍之中以藉亂賊之口以起後
世之疑乎

又 乙亥

天討大行倫綱復立又因臺臣之請設局纂修將以
闡明義理於天下萬世此實我東方安危治亂之一
大機會也必當明白痛快不可使有毫髮遺憾臣等
竊念凶徒之所藉口必以鏡㡿爲嚆矢而鏡㡿之所

誣逼全在於壬寅獄事凡係此獄者若有一毫未盡白則凶黨之心猶有所未服而乱逆之源猶有所未明也即今虎龍雖已誅誣案雖已燒而爲虎龍所告者五人尚在丹書之籍　聖上當日處分雖已假托矯誣別爲五人之罪案並斷以逆而其人即虎龍所告之人其事亦非出於虎龍所告之人也如此則虎龍所告在於半虛半實之間而獄事未可全歸之於誣罔此其關係當何如耶　聖上處分並出於調劑彼此兩息爭端而三黨皆逆之　教實爲　殿下之大段失言前後凶逆嚚然不已職由於此矣此輩以

布衣白徒干涉於國家大事誠若有不守本分之罪而乃其心則未必盡出於希功望賞設令真有希功望賞之心其罪亦豈至於斷以逆名與鏡彦諸賊同置一案哉至於僞詩事渠亦見欺於人其非某人之所自致業已 聖明之所洞燭矣且其詩辭意只是以忠孝奬勉而已無一字干犯不道之語則認爲至實受而藏之不是異事以見欺之人直加以矯誣之罪亦似非其情實況此數人者即彦龍所指以爲魁者而彦龍之誣此數人其意非在於此輩也是故凶黨之必欲留下此獄之根柢爲他日藉口之資者於

此數人者持之㐸力此其情狀豈難知乎其人雖微
關係甚大不可一向置之於罔測之料為凶黨之所
把持貽日後無窮之禍也

